



史記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之事仲尼不言。諸家不同。太史公而叙詳略。其後人不能作。亦人記。三代時。考以意。又揣摩。史曰。此妄。直何本。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

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

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

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

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

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

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麋。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

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

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

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

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

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

黃陶菴曰太

史公諸世家

叙諸侯事而

王室始亂伯

王代興自謹

書曰之如厲王

之奔宣王之

立幽王之紂

周東徙維秦

始列為諸侯

小白重耳宋

襄楚莊之公

卒與申生之

殺及敵國相

齊太公望
姜姓呂氏
本姓姜氏
從其封姓
故曰呂尚
呂尚蓋嘗
窮困年老
矣以漁釣
奸周西伯
西伯將出
獵卜之曰
所獲非龍
非麋非虎
非熊所獲
霸王之輔
於是周西
伯獵果遇
太公於渭
之陽與語
大說曰自
吾先君太
公曰當有
聖人適周
周以興子
真是邪吾
太公望子
久矣故號
之曰太公
望載與俱
歸立為師
或曰太公
博聞嘗事
紂紂無道
去之游說
諸侯無所
遇而卒西
歸周西伯
或曰呂尚
處士隱海
濱周西伯
拘姜里散
宜生閔天
素知而招
呂尚呂尚
亦曰吾聞
西伯賢又
善養老盍
往

滅各國君子
之祇其君皆
三致其意焉
而于孔子之
生卒及相魯
尤詳至書魯
隱公初立者
以為作春秋
地也此等義
例皆不愧良
史
管子天下才
也其始委質
子糾而事之
襄公既弑則
惟恐子糾之
不得立也而

其為子糾謀
則亦有未善
焉春秋時列
國之公子在
外而終得反
國自立者外
必有強國主
之內必有強
臣應之然後
可以得志管
子一出即奉
子糾奔魯夫
魯曾相忍之國
也豈可恃哉
彼莒衛為小
白外至高國
為小白內主

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
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
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
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
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
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
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左杖黃
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身楫後至者斬遂
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
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泰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
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
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師敗

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
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
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
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
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
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
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
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
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
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
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疆境所至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由
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載今文尚
書泰誓本
文雖學古
文亦不廢
今文向本
按尚書不
言太公惟
此泰誓有
之與相
何本

葛衛合則足
以敵魯而魯
子在外固不
能敵高國也
管子孟未大
國如秦晉者
而請命焉而
隱結其大夫
之足以制高
國者以為腹
心然後求入
如不得入五
為進死之計
可也乃今留
貿然出子
然入使侍子
射鈎之一中

而懈不復備
遂使子糾生
實之殺如屠
豕然豈不惜
哉夫晉文當
奚齊卓子既
弒之後晉人
來迎可以矣
其不入者畏
內憂也及問
閔十九年輔
之以秦繆之
威而後敢入
呂省卻若復
懷反側微勃
製之皆則文
公幾于不免

鄭玄曰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
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家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
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
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
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
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
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
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
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
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
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成
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莊公二十四年大戎殺幽王周東徙維秦
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

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
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
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
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
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
紉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
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與魯桓公婦及桓公
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
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擗
休曰擗折聲也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人
年代紀紀遷去其邑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
丘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杜預曰臨菑縣西有地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服虔曰瓜時七月往戍一

正義云民
詩云仲山
甫但齊傳
曰古者諸侯
逼臨則王
者遷其邑
而宅其居
蓋去薄姑
遷于臨淄
以為宣王
之時始遷
臨淄與世
家異毛公
在遷之前
其言當有
據

此下見春
秋何
襄公何

甚矣亡公子自立之難也
嚮使子糾幸而先入高國謀之于內小白攻之于外事猶未可知也况不得入乎有如秦晉王子糾于外則彼小白初立又安敢以不義增鄰國使殺其兄弟而束縛其臣以歸于己乎吾固嘗

仲天下才也而其為子糾謀則未善也音心者子糾非伯才天固將開小白而使之主盟中國歟
甚哉卻克之忿戾也使于秦齊之君使夫人惟中而觀之夫人笑之笑者固無道矣克連兵東伐至欲得齊君之母以

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為妾在宮也使之間襄公王肅曰侯公之隙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楚賈逵曰齊地也遂獵沛丘杜預曰安樂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彘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為豕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劊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殺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渠丘大夫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

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温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

桓公何

齊地也
易益知左
氏叔事神
齊地也
齊地也

為快不已甚乎且齊使至晉卻克嘗執四人殺之于河內矣笑人之使而欲執其國母刑人之使者當何如乎宜其無後于晉也齊襄公嘗主屨者第及管至父殺襄第以身死之齊莊公嘗官者賈舉及崔杼弑莊舉以身

助之管第者襄公以見公子彭生而失履第無罪也管舉者不知何事管之當不當未可知也而二人之報其君逆順不同如此人之善惡固天性哉田闚相爭子我殺于成子而齊亡曹馬相軋曹與殺于仲達而魏

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侯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逵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也齊被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徐廣曰或作朋也高侯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代滅郟徐廣曰一作譚郟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郟郟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北蛇丘縣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賈逵曰掌百工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僖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賈逵曰衛地也而立衛君

始霸田完何

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曰蕩搖也公懼止

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

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賈逵曰民逃其上曰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與

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

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東

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賈逵曰包茅菁

茅包醜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之為異未審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服虔曰周

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為辭責問楚也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

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

陘杜預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

次召陵杜預曰召陵潁川縣桓公矜屈完以其眾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

楚方城以為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華縣南是也江漢以為溝君安能

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

陳左傳曰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陳畱外

黃縣東有葵丘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

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韋昭曰下堂拜賜也秋復會諸

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

里克殺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悼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

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

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

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

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

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理志曰今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子

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仲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

言易牙麻方豎刁何舉隰朋皆見管子然管子云鮑叔不可案鮑叔先管仲死不得尚存也太

急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

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服

曰內婦言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

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子之女子姓生

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

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

無詭社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

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社預曰內寵內宮人之權寵者而立公

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

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

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一作臨也桓公十有餘

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

一說何本

史公不以為然故不載舉朋語何本

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皇覽曰桓公冢在臨菑南城十七里所菑水南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

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藪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賦王子城父攻殺之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偏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強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

五公子其
事殊如亂
絲太史敘
之條理積
如也何平

五公子事
至興完

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

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強質晉晉兵去十

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

百乘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

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徐廣曰靡一作摩筭下賈逵曰靡筭山名也癸酉陳于鞍服虔曰鞍齊地名也

逢丑父賈逵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

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

子忍之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絙於木

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

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

死而見僂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

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陘駟系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曰賂以紀甌玉磬也不聽

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令齊東畝

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

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

初置六卿賞鞍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

乃歸歸而頃公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

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

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

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傳之令會諸侯盟於

鍾離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

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

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

姬戎姬戎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

王厚齊云晉世

家景公十三年齊

頃如晉欲上尊景

公為王景公謀不

敢左傳正義曰此

時天子雖激諸侯

並盛晉文不得

請隨楚莊不敢

問鼎又齊弱于

晉可較不多豈

為一戰而勝便即

易嬰

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

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徙之東垂也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

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

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賈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

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徐廣曰史記多作逞奔齊

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

晉曲沃賈逵曰欒盈之邑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欒盈

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齊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

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

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

侍為崔杼間公服虔曰伺公間隙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

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

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為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

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

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

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陪臣爭趣徐廣曰爭一作扞有淫者不知二

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

門外賈逵曰聞難而來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

若為已死已亡非其祗暱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已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也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

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之所以得人心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

弟杵臼徐廣曰史記多作箸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

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

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

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

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齊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卻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癸賈逵曰癸齊大夫慶封之屬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杼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並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已有內卻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樂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

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

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

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

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

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

以干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

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

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

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

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

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

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

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

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

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視其縣是也犁鉏曰孔丘知禮而

怯請令萊人爲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

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

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

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

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

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

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

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

也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鄙邑景公卒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

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之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

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作壽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

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慙而歌杜預曰稱諡蓋葬後

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晏孺子元年春田

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參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

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

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

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魯賈逵曰圍晏嬰

之八月齊秉意茲徐廣曰左傳八月齊祁意茲奔魯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昭公子

陽生陽生至齊私暱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

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

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謹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曰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

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賈逵曰闕止子我也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

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安故數顧也御鞅言簡公賈逵曰鞅齊大夫也曰田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

遂捕以入杜預曰執逆入至於朝也田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

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

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杜預曰

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

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疎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

人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闕

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間也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

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子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聽政之處也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宦者禦之服虔曰闕豎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

閉門子我不得復入

陳完世家為二人何幸

人飲酒于檀臺服虔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成子遷諸寢服虔曰欲從公令居寢也公執戈將擊之

杜預曰疑其作亂也太史子餘服虔曰齊大夫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預曰言將為公除害也成子出舍

于庫杜預曰以公怒故也聞公猶怒將出服虔曰出奔也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

之賊也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事誰非田宗杜預曰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

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服虔曰會徒衆攻闈與大門服虔曰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皆弗勝乃

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賈逵曰豐丘陳氏邑也殺之郭闈服虔曰齊闈也成子將

殺大陸子方服虔曰子方子我之黨大夫東郭賈也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預曰子方取

道中行人車出雍門杜預曰齊城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

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

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騫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徐廣曰年表曰平公之時抑自出稱田氏

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

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

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

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疆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

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

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賈逵曰齊所以強何本

王厚高云史稱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陰權

皆宗太公為本謀石林葉氏曰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可用王術也其可事聖人也則出必有義

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三公於文王為忤合而和武謂之用間且嘗為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

為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眾人必以為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為無功三聖人信之萬守之固

至誠惻怛心寬厚和平政決于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為之六出于自然而已故太史曾不知此乃

曰周而伯昌因黃里。殆与吕為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伯禽報政曰。魯世平北面事為。此特戰國夏作謀。世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絕。補不足。又怪而等。于書。使後人懷怨。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為口實。不害豈小哉。

為商會盟。蘇曰不亦宜乎。對若姑固大國之風也。大夫公曰吾商齊自泰山。之。其。田。及。卒。百。齊。國。濟。河。濟。水。王。盡。然。天。下。史記三十二一終

西川也鳳尊氏國用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

譙周曰以大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

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

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

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

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

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

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傳

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

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畱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

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繆字多作繆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

王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一二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

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孔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為贊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孔安國曰告謂祝辭

西川也鳳尊氏國用

已下事持書案註家本錯不同此書又不同何本

前據詩書後據春秋何本黃陶菴曰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交其俗章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于魯五月而報政周公曰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

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遂乃歎曰嗚呼後世其北面事寡臣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乎易近民必歸之黃子曰此非周公之言今按說新予其為讓也夫分茅胙土南面而君一國以長子孫以成教化在

周公固當田為百世計其于伯禽必非率爾遣之而已也計魚國之人民風俗與伯禽立政之繁簡報政之遲速皆必有命命而手書之者伯禽特奉行其意耳豈待報政之後始訝其遲而乃徐問其所以立國之故歟又豈待太公報

史策祝孔安國曰史為策書祝詞也鄭玄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

徐廣曰阻一作淹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孔安國曰天子之責

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孔安國曰言可

以代武乃王發不如曰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

馬融曰武王受命於天帝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

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

依歸孔安國曰言不救則墜天寶命也救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今我其即命於元龜

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卜知吉凶者也馬融曰元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孔安國曰

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孔安國曰不許不愈也屏藏言不得事神周

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

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孔安國曰占兆書也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王肅曰籥

藏占兆書管也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孔安國曰

國曰我新受三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道能念予一人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玄曰茲此也周公藏其策金滕

匱中孔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

崩成王少在強裸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

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

成王孔安國曰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

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

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

為之若此於是宰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伐就封於魯周公戒伯

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

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

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

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放殷餘民以封康叔

東征何攝政何何之辭尚書法為刑辟之辭與此不同

報政之速始
服其簡而嘆
其子之智不
出此歟且國
無成俗頌轉
移何如耳以
朝歌汙染聖
人猶能愛之
今治身身至
若朝歌之難
也何三年之
內立法一定
遂坐視其後
世之北面於
齊而莫之
能改歟考魯
公之國在成

王踐阼之初
周公攝政方
始也審以太
公之法為善
則失之于魯
猶可移之于
周公及三年
而定東土文
年而還政於
後營洛邑
居九鼎先是
官政尚未次
序至是乃作
周官別其
宜乃作立政
以便百姓則
其涵濡漸漬

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
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德穎即穗也獻之成王成王命唐

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
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詩

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鴟鴞也
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曰步行也堂下謂之

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父恭也
使太保召公先之鄭玄曰相視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卜居焉曰告遂國之

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
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

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也
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徐廣曰躬躬謹敬貌也見三蒼音窮窮一木作變變也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

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
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

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
毋逸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

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治用法度也

民震懼不敢荒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

久勞于外為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久居人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馬融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玄曰為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
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起死乃有信嘿三年不言言孝行著也鄭玄曰櫛謂之梁闇謂廬也言乃驩鄭玄曰驩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不敢荒寧密靖

殷國馬融曰寧安也至于小大無怨孔安國曰小大之政民無怨者言無非也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其在祖甲孔安國曰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馬融曰鄭玄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孔安國曰為王

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宮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政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

蓋事傳者不同耳
呂子進曰考滕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

更有甚焉而
洛誥與逸等
篇訓辭詳復

率亦不聞有
所謂簡易之
說何歟夫三

年者報政之
常期禮廷
三載考績

孔子為政亦
曰三年有成
伯禽之報政

即孔子之成
也此而尚以
為遲則必出

于一切苟且
之法然後可

吾不知其何
以為周公與
不但此也太

公聖人之亞
治國必當有
法豈有五月

報政之理
與為此說者

戰國謬修之
談而太史公

采之淮南子
采之韓詩外
傳采之則皆

義理不精好
奇輕信之故
也

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順於眾民不敢侮慢博獨也故

祖甲饗國三十三年王肅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

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也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

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駟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

多士文王日中昊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

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

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也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

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為洛陽乎諸侯年表敘曰齊晉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以明吾不敢離

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子小子不敢

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

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滕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

王之說徐廣曰一作簡駟案孔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一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孔安國曰二公倡王敬之故先見書

作周官官

禮樂者以

用天子

禮樂者以

禮樂者以

禮樂者以

禮樂者以

禮樂者以

禮樂者以

禮樂者以

禮樂者以

禮樂者以

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

書以泣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自今後其無繆上乎孔安國曰本欲敬上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昔

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

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

孔安國曰郊以玉幣謝天地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

之徐廣曰築拾也駟案馬融曰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歲則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禮記

曰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祭文王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玄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魯有天子禮樂者以

襲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

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

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

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

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

弱齊魯強

弱齊魯強

弱齊魯強

弱齊魯強

弱齊魯強

弱齊魯強

弱齊魯強

弱齊魯強

弱齊魯強

弱齊魯強

弱齊魯強

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

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

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臯

徐廣曰一作鮮一作彌駟案尚書作柴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

作臯誓曰陳爾

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牯馬牛其風臣妾逋逃

鄭玄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

勿敢

越逐敬

徐廣曰一作振復之孔安國曰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也

無敢寇攘踰牆垣鄭玄

曰寇劫取也因

魯人三郊三隧

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畱守故言三也

峙爾芻芟粳糧楨

翰孔安國曰皆當儲時汝糧使足食多積芻芟供軍牛馬馬融曰楨翰皆築具楨在前翰在兩旁

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

孔安國曰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

無敢不及有大刑

馬融曰大刑死刑

作此臯誓遂平徐戎定魯

魯公伯禽卒

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

子考公首立考公四年卒立

弟熙是謂煬公煬公築茅

徐廣曰一作闕門

世本曰楊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

六年卒子幽

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徐廣曰世本作微公

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

為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

徐廣曰劉歆云五十年皇甫謐云三十六年

子真公湣立真公十四

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

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

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

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

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

韋昭曰今不行則政不立

行而不順民將棄上

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

曰言不教之順而教之逆

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

韋昭曰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

若弗從

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韋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

誅之亦失不誅亦失

韋昭曰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

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

卒

徐廣曰劉歆云立二年

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

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

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

徐廣曰一作訓

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

韋昭曰穆仲仲

山父之謚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也

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

遺訓而咨於固實

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

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

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

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

是為孝公自是

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

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涅

徐廣曰表云弗生也

立是為惠公惠公三十

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

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

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

生子允

徐廣曰一作軌

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

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

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

有武棠亭魯侯觀漁臺也

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

穀梁傳曰祊者

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

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

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也

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令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

而老焉

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

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

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

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

賈逵曰鍾巫祭名也

齊于社圃

曰社圃園名

館于寫氏

服虔曰館舍也寫氏魯大夫

揮使人弑隱公于寫氏而立子允為君

是為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

糜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二年以

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

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

三

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

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

曰始議行事也

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

賈逵曰申繻魯大夫

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

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

服虔曰為

公說享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

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

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

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

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

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

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莊

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

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

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

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

賈逵曰黨氏之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訶辭以盟服虔曰割其辭以與公盟孟女生子斑斑

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

也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

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

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姊曰叔姜生子開莊

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

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

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

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杜預曰鍼巫氏魯大夫也使鍼

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一曰運日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

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八月癸亥莊公卒

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

內祠

身教淳豐
得不種油

私通欲立哀姜弟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
圍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犇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慶父竟

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
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賈逵曰卜齮魯大夫也宮中之

門謂之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
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

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
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

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
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

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
為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

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

以汶陽鄆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鄆魯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

殺其君奚齊卓子徐廣曰卓一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立

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
卒子興立是為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

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魯地也獲長翟喬

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春猶衝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鄭滿長翟國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杜預

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鄭瞞

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案年表齊惠公二年獲喬如弟勞如齊惠公

魯宣公二年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服虔曰獲與喬如同時鄭瞞由是遂亡杜預曰長翟之種絕十五年

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

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徐廣曰一作倭倭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

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

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

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

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宣公倭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

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徐廣曰肱一作股立是為成公

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

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襄仲之子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宣公欲

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

年春齊伐取我隆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鞍齊

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

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畱成公送葬魯諱之十五年

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叔孫喬知文

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

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四年襄公

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

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

衛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韋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二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

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五年齊崔

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

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毀也

魯人立齊歸之子稠徐廣曰一作昭為君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諡也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

昭公何

猶有童心

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

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

立長

服虔曰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

杜預曰先人事後卜筮義鈞謂賢等

今禍非適嗣

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

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

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

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

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

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

春秋

年三月公如楚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

左傳曰好以大局服虔曰大局寶金可以為劔一曰大局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

侯于章華與之大曲之弓既而海之大屈殆所謂大曲之弓

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

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

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二十一年朝晉至河

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鸚鵡來巢

周禮曰鸚鵡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

師

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

賈逵曰師已魯大夫也文成魯文公成公

鸚鵡來巢公在乾侯鸚鵡入

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

徐廣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

鬪雞

杜預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鬪雞

季氏芥雞

羽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空郈氏雞目杜預曰或云以膠沙播之為介雞

郈氏金距

服虔曰以金錯距

季平子怒而侵郈

氏服虔曰怒其不下已也

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

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

偽讒

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

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太臣

臧郈

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

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

杜預曰魯城南自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入泗水

請囚於

鄆弗許

服虔曰鄆季氏邑

請以五乘亡弗許

服虔曰言五乘自省約以出

子家駒曰君其許之

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

之臣戾

左傳曰

謂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

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

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

聞叔孫氏勝亦殺郈

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

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

兒戲生書
二十四日

夫國一

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

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

魯取鄆賈逵曰魯邑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

賈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許齊臣高齧子將粟五千庾賈逵曰十六斗為庾五千庾八萬斗子將言於齊

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服虔曰異猶怪也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

道卒春秋曰宋公佐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

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

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

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

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

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示憂戚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

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

弟宋為君是為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服虔曰史墨晉史蔡墨曰季氏亡乎

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

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

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

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

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

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

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關魯邑九年魯伐陽

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

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

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服虔曰仲由子路收其甲兵孟氏不

肯墮城杜預曰墮毀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

三月司寇
何以能
及三

陽虎何

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哀公五年齊景公卒

六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

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

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

年伐齊南邊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

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

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

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

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之

作難故君臣多間賈逵曰問隙也公游于陵阪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曰請

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已可得壽死不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

如陘氏杜預曰陘氏即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

復歸卒于有山氏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

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

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二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曆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謐云悼公四十年

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辛亥終辛未子顯立是

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子奮立是為共公共二

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丙寅子屯立是為康公康公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為

亥子匭立是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為

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

子賈立是為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

年文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丑終丁亥子讐立是為傾公傾公二年秦拔楚之郢

楚傾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

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傾公亡遷於下邑徐廣曰下邑一作下為家人

厚齊引左傳正義曰傅稱國人施罪于有豈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耳

魯絕祀傾公卒于柯徐廣曰皇甫謐云元戊子終辛亥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者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斷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為道衰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

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
行事何其戾也黃妙在光引孔子之句魯有春秋經故所論以此其餘白失不復言何

史記三十三

西川屯鳳蘭氏書

史記三十四

西川屯鳳蘭氏書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

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何休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

召公疑之作君奭孔安國曰尊之曰君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君奭不說周公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

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孔安國曰伊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也鄭

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孔安國曰伊陟

若巫賢孔安國曰時賢臣有如此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孔安國曰高宗即位甘般佐之後有傳說

維茲有陳係又有殷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駟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於是召公乃說召公

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

及古周

厚為云書
臣義曰君
奭為是
致政之後
言輔成
王之意其
及甚明遷
安為說

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
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
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卽
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
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爲犬戎所弑秦始列爲諸侯二十四年
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
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
年卒桓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桓侯七年卒世本曰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子
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
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爲周王誰周曰案春秋傳燕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姑姓也世家以爲北燕失之十七年
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
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于燕

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襄
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爲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
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
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
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
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
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
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
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
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
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晉趙鞅圍范中行於
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

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為諸侯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

之子何

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徐廣曰一作屠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屠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子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

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章子齊人見孟子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嗣案汲冢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

其身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燕昭

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

厚齊引朱子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昭王何

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爲襄王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二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

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鄯徐廣曰在常山今日高邑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玉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楚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鄯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將渠爲相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卽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

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間方城徐廣曰屬涿有督亢亭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
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
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史記三十四

燕川屯鳳
氏書

史記三十五

燕川屯鳳
氏書

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

曰太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

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

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

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

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

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封

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

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

別有所見不以

管蔡世家均說

敘事
鉞線
甚密

何
注
毛叔鄭
周本紀
杜非

杜預曰管在榮陽京縣東北

杜預曰居上蔡

徐廣曰文王之弟爲

王伯厚云武王同母兄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傳富辰言文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先故杜從之。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均說

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于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宋忠曰胡徙居新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卽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爲諸侯四十八年釐侯卒子

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杜預曰息國汝南新息縣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

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畱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爲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爲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妹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

王卽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
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驛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
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爲太子般娶婦於楚
而景侯通焉太子弒景侯而自立是爲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
弒其王郊敖而自立爲靈王九年陳司徒招弒其君哀公楚使公
子棄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弒其父誘蔡靈侯于
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
月滅蔡使棄疾爲蔡公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
立爲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宋忠曰平侯徙下蔡是年
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世本曰平侯者靈侯般之孫太子友之子
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
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

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悼侯三
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
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
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
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襄弘以求長

於衛

服虔曰載書使蔡在衛上

衛使史鮪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爲晉滅沈

杜預曰汝南平

與縣有鄭亭

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爲質於吳以共伐楚冬與吳王闔

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
國十六年楚令尹爲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
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爲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
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二十八年昭
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

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徐廣曰或作景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為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為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為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為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震川云獨不成
冉季亦心天別
無所見也

曹叔世家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宋忠曰濟陽定陶縣

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

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

周厲王奔于彘三十年卒弟幽伯強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

立是為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

兕立孫檢曰兕音徐子反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復名弟兕也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因

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皇列為諸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

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孫檢云一作終涅涅音生

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弑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

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莊

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

叔周之子孫何

世家書魯隱公

之春秋本

年卒子昭公斑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

欲觀其駢脅韋昭曰駢者并幹也釐負驕諫不聽私善與重耳二十一年晉文

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聞或說晉文

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

侯晉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

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

立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五年晉欒書中

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

十六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

頃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悼公八年宋

景公立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

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隱公四年

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

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賈逵曰社宮社也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謀欲亡曹曹叔振

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

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懼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

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

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

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于宋賈逵曰以小加大宋景公

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

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

之不逮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

叔鐸之祀忽諸

史記三十五
陳杞世家第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
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
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
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
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
立慎公立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
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
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
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變立平公七年周幽王為犬戎所
殺周東徙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

史記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厚之案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媯氏虞思猶媯媯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為媯謂胡公之前已姓媯也

齊川屯鳳尊氏園固南甫

不云配以不姬亦失缺也何本

厚齊引詩正義曰。案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並三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利公矣。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三年。非後五月。皆史記之謬。左傳曰。蔡人以為兩人。心無為有。謂此事也。

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巳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譙周曰春秋傳謂佗即五父世家與傳違是為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徐廣曰班氏云厲公躍者桓公之弟也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變而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預曰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也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杜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嶽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公羊傳曰淫于蔡蔡人殺之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

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曰立是為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為后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巳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羈旅之臣賈逵曰羈寄旅客也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杜預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也猶敬仲夫妻有聲譽有媽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媽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竝于正卿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賈逵曰京大也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欵立是為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

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巳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譙周曰春秋傳謂佗即五父世家與傳違是為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徐廣曰班氏云厲公躍者桓公之弟也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變而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預曰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也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杜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嶽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公羊傳曰淫于蔡蔡人殺之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

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是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

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

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

戲於朝左傳曰衷其和服穀梁傳曰或衣其衣或中其襦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

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春秋曰陳殺其大夫泄冶十五年靈公與

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五年徵舒

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也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也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殿門射殺

靈公左傳曰公出自其殿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

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

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

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

賈逵曰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

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為賊弒君故徵兵諸侯

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

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

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二

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

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

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郊敖自立為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

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畱少妾生勝畱

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畱

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徐廣曰三十二年時招

卒立畱為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

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君畱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棄

疾為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

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服虔曰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為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

齊乃卒亡賈逵曰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叟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鄭眾曰幕

舜之先也駟案國語賈義為長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杜預曰遂舜後蓋殷之與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也世世守

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之陳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

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棄疾弒

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

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

籍五歲矣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

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

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

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畱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濬

公濬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

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

於城父時孔子在陳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

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

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

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濬公遂滅

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

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宋公曰杞今陳畱雍丘縣也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

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曰謀一作謨謀娶公當周厲

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

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十八年生成公本曰惠公德公十八年卒弟

桓公姑容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成公立十七年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句

立孝公十七年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平公

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

遂弒隱公自立是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

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闕路弒湣公代立是為哀公哀公

立十年卒湣公子款立徐廣曰款一作邀是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

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

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

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為殷殷

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公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

為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

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

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

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

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為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

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

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

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

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

踐興

舜禹皋陶伯益之子孫何本

此益字疑傳寫之誤

黃陶菴曰衛
伋壽晉申生
事極相類伋
壽至性既類
申生而晉獻
以燕齊姜生
申生衛宣以
樣伋婦齊女
生壽亦相類
齊女諶伋驪
姬諶申生亦
相類申生死
無後伋壽死
亦無後亦相

史記三十六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王
巴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
絕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
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
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與師
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
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
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
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
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

晉川毛鳳
氏閣定南中

晉川毛鳳
氏閣定南中

類獨壽為
齊女所出其
母說後而壽
死之此尤人
情所難甚
乎哉孝子之
不得於福焉
也

詩序徵也子
共伯早死此
自殺也
呂成公曰武公在
位五十五年國語
又稱武公年九十
有五猶歲傲于
國計其初即位其
齒已蓋四十餘矣
後果共伯而為五
則共伯見殺之時其
齒又加長于武公矣
得謂之蚤死乎以著
子事父母之飾諸侯
既小欲則脫之史記謂
釐侯已葬而共伯自
殺則是時共伯已脫
髮矣詩安得謂之
同也

髮彼兩鬢乎是共伯
未嘗有見殺之事武
公未嘗有篡試之
惡也。案東萊此論
亦本之當隱注而加
精詳

左傳正義曰。蓋淫而
謂之夫人諺也

集其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左傳曰分康叔

以大路大旂少帛精棧旃旌大呂賈達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精棧大赤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鐘名鄭眾曰精棧旃名也以章有德康叔卒子

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史記音隱曰音

捷伯立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

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

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

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

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

因葬之釐侯歿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修

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

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

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

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

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碛

諫莊公賈逵曰石碛為上卿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

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

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

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

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

不愛石碛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碛與陳侯

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服虔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而迎桓公弟晉於

邢而立之賈逵曰邢周公之胤姬姓國是為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

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

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

高林云夷

王命衛頃

侯為侯是

謂侯以前

稱伯者乃伯

子男之伯也

伯以為方伯

之伯雖有

序旌女青

伯之文可據

然非太史公

意也且古

無以方伯

而繫諸者

陳或謂同

不為侯也

詩序毛氏

詩正義曰

侯不升其

姜仍存左

傳難言又

娶于陳不

言為夫公

傳言莊姜

左傳曰

分康叔

史記音

隱曰音

侯為侯是

謂侯以前

稱伯者乃伯

子男之伯也

伯以為方伯

之伯雖有

序旌女青

伯之文可據

然非太史公

意也且古

無以方伯

而繫諸者

陳或謂同

不為侯也

詩序毛氏

詩正義曰

侯不升其

姜仍存左

傳難言又

娶于陳不

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

杜預曰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

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卽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卽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

弟黔牟爲君惠公犇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犇温衛燕立惠王弟頹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卽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

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答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

是爲

文公文公以亂故犇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

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犇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犇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那獸弑其

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世本曰成公徙濮陽宋忠曰濮陽帝丘地名子穆公遯立穆公二年

楚莊公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衍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賈逵曰師曹樂人妾不善曹

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盱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軟戒二子欲共晏食皆服朝衣待命盱晏也而去射鴻於

圃二子從之服虔曰從公於圃公不釋射服與之言左傳曰不釋皮冠二子怒如宿服虔曰孫文子子數侍公飲左傳曰文子子即孫蒯也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

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遽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

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徐廣曰班氏云獻公弟焱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

也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康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公欲以譬文子居河上而為亂

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
犇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
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
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
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鮑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
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
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
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
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衛卿孔丞鉏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
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
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弑
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

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瞶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南子宋

女欲殺南子蒯瞶與其徒戲陽遯謀朝使殺夫人賈逵曰戲陽遯大子家臣戲陽後

悔不果蒯瞶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

蒯瞶犇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郚僕賈逵

曰僕也郚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郚曰我將立若為

後郚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郚自謂已無德不足立以污辱社稷夏靈公卒

夫人命子郚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郚曰亡人太子蒯瞶之子輒

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

入蒯瞶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絰歸服虔曰衰絰為若從衛來迎太子也簡子送蒯

瞶衛人聞之發兵擊蒯瞶蒯瞶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

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

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

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

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

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杜

曰：軒，大夫車也。三死，死罪三。與之盟，許以悝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

外圍。服虔曰：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為婦人之服，巾蒙其頭而共乘也。宦者羅御如

孔氏，孔氏之老藥甯問之。服虔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稱姻妾以告。賈逵曰：婚遂入適

伯姬氏。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既食，悝母杖戈而先。服虔曰：先至孔悝所。太子與五人介輿

假從之。賈逵曰：介，被甲也。輿，假豚欲以盟。伯姬劫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於

衛羣藥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李路為孔氏邑宰，故告之。召護駕乘車

行爵食炙。服虔曰：藥甯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奉出公，輒犇魯。服虔曰：召護奉

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犇。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

始至矣。」杜預曰：且欲至門。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鄭眾曰：是時輒以出不及事，不當踐。

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服虔曰：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子羔遂出

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服虔曰：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子路曰：「是

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

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且曰：「太子

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服虔曰：二子

當也。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服虔曰：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

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

為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

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

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曰：「戎虜何為是戎州

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犇衛，人立公

子斑師為衛君。左傳曰：斑師，襄公之孫。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服虔曰：起，靈公

其難子羔言不及以

為季路欲死國也

服虔曰：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

服虔曰：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為復入。

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

服虔曰：不使冠在地。

服虔曰：二子蒯聵之臣敵

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

服虔曰：起，靈公

子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犇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
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
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
年卒子敬公弗立世本云敬公費也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
疆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疊弑之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
一年公子頽弑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
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成
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
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
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
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壻故魏立之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元君十
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

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

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三年卒

君角九年秦并

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
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
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史記三十七 終
天子立為皇帝二十一年二月朔庚子為燕人海陽
天子立為皇帝二十一年二月朔庚子為燕人海陽
天子立為皇帝二十一年二月朔庚子為燕人海陽
天子立為皇帝二十一年二月朔庚子為燕人海陽
天子立為皇帝二十一年二月朔庚子為燕人海陽
天子立為皇帝二十一年二月朔庚子為燕人海陽
天子立為皇帝二十一年二月朔庚子為燕人海陽
天子立為皇帝二十一年二月朔庚子為燕人海陽
天子立為皇帝二十一年二月朔庚子為燕人海陽
天子立為皇帝二十一年二月朔庚子為燕人海陽

馬融曰越於也於
氏圖國南中

史記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開者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

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仇

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

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孔安國曰言殷不有治政四方之事終必亡也我祖遂

陳於上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也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

殷既小大好草竊姦軌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為姦宄於外內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曰非但小

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小民

乃並與相為敵讐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民各起共為敵讐言不和同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

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駟謂典國典也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於也於曰太師少師

黃陶菴曰作微子世家言而其子比干附見焉不幾重微子而輕箕子比干乎箕子國于朝鮮比干絕無後故二子皆不得別立世家使為箕比立傳則與微子不類設以箕比之故降

馬融曰越於也於
氏圖國南中

微子而同傳
則微子為宋
祖又無可降
之理故牽連
書之而替復
以孔子之言
終之此太史
公筆法所在
蘇子由曰聖
人雖與人同
處而其中浩
然與天地同
量彼其食粟
衣帛蓋有不
得已耳而况
與人爭利哉
此為周公而

發余最愛此
論以為非坡
公所及蓋封
武庚於殷封
微子于宋舉
叔蔡之子胡
為卿士周之
心與堯舜一
也坡公非武
論直是敢于
背証
路史云以微
子之賢者君
之子而商人
父師之類乃
使之代商後
而却之宋

馬融曰重
呼告之
我其發出往
鄭玄曰發起也紂禍敗
吾家保于喪
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

家
今女無故告
王肅曰無意告我也
予顛躋如之何其
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

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苗亡殷國
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子

乃毋畏畏不用老長
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苗下不畏
今殷民乃

陋淫神祇之祀
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一云陋淫
令誠得治國國治身

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
馬融曰箕國
紂親戚也紂

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栝為栝則必思遠方珍怪

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

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

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

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苗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

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

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

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
時比干已死

似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

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

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
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

也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
箕子對曰在昔鯀墮

鴻水汨陳其五行
孔安國曰墮塞汨亂也
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

所斃
徐廣曰一作釋駟案鄭玄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鄭玄

曰春秋傳曰舜之誅
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
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

或曰微子
面縛不
左牽羊
把茅也
微子當
人牽羊
箕子何

為故是商之
舊都民之祇
商之澤者固
未忘也使微
子少異其志
則全商之地
亦非周美成
王周公方且
晏然命之不
少為疑卒以
安堵非聖人
之盛德能如
是乎此論可
與子由相發

九禹遂因而第
之以成九類
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

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以畏

懼人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性

曲直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孔安國曰金氣之味稼穡作甘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五

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明作智聰

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睿作聖孔安國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

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孔安國曰司徒眾教以禮義六曰司寇馬融曰主誅寇

七曰賓鄭玄曰掌諸侯朝覲之官八曰師鄭玄曰掌軍旅之官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

曰星辰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玄曰星五星也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為歷數敬授民時皇極皇建其

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馬融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維

時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眾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錫女保極鄭玄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凡厥

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此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也凡

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馬融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不協于

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離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

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時人斯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則是人

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也已母侮鰥寡而良高明者不枉法畏之人之有

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為之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孔安國曰

正直之人既當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孔安國曰不能使

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為

女用惡謂為天子結怨於民母偏母頗遵王之義孔安國曰偏不平頗不正言當修先王正義以治民

之道馬融曰好私好也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孔安國曰言開辟也鄭玄曰黨

明 毋黨毋偏王道平平 孔安國曰言辨治也 毋反毋側王道正直 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會

其有極 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 歸其有極 鄭玄曰謂臣也當就 曰王極之傳言 馬融曰

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 是夷是訓于帝其順 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爲順也 凡厥庶民極

之傳言 馬融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 是順是行 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 以近天子之光 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

曰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蒞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三德一曰正直 鄭玄曰中平之人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

平康正直 孔安國曰世平康用正直治之 彊不友剛克 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 內友柔克 孔安國曰世和

順以柔能治之也 沈漸剛克 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 高明柔克 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

也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王食 馬融曰辟君也王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鄭玄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王食備

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孔安國曰在位不端平則下民僭差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孔安國曰

國曰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 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 尚書曰霧徐廣曰一曰

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賁 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圍霧克也二衍賁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

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圍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稜氣之色相

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賁也 立時人爲卜筮 鄭玄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 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玄曰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 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孔安國曰先盡謀慮然後卜筮以決之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 孔安國曰大同於吉 而身其康強而子孫其逢吉 孔安國曰動不違衆故後世遇

也吉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鄭玄曰此二者皆從多故爲吉 女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龜筮

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孔安國曰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庶徵曰雨

曰暘曰奧曰寒曰風曰時 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時所以爲衆驗 五者來備

各以其序庶草繁廡 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木繁廡滋豐也 一極備凶一極亡凶 孔安國曰一者

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 曰休徵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 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 曰治

時暘若孔安國曰君政治則時暘順之 曰知時奧若孔安國曰君昭哲則時煖順之 曰謀時寒若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

曰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曰咎徵孔安國曰敘惡行之驗也 曰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

之 曰僭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曰舒常奧若孔安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 曰急常寒

若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霧闇則常風順之 王胥維歲馬融曰言王者所胥職如歲兼四時也 卿

士維月孔安國曰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 師尹維日孔安國曰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 歲月日時毋易

各順常 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歲月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正治明 峻民用章家用平康

孔安國曰賢臣顯用國家平寧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

用不寧庶民維星孔安國曰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日

月之行有冬有夏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

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鄭玄曰康寧平安 四曰攸好德

孔安國曰所好者德福之道 五曰考終命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六極一曰凶短折鄭玄曰未齒曰凶未冠曰

短未婚 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孔安國曰惡醜陋也 六曰弱鄭玄曰愚懦不壯毅曰弱 於是

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黍

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 武王崩

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二云欲襲成周 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

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世本曰宋更曰睢陽 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

為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 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

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

位湣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鮒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

惠公音古竟反觀立呂忱曰觀音古竟反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

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

始列為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

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

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

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

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

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

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

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

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

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

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

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戴公之孫督說目而觀之

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

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伐宋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號師大敗宋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

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

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

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

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賈逵曰問凶曰

弔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

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滕駟案杜預曰

乘丘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潛公與

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潛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

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潛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聞

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闔門扇因殺太宰華督乃更

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毫服虔曰蕭毫宋邑也杜預曰今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毫城

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毫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

宋新君游而立潛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

陳人使婦人飲之淳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以革裹之歸宋左傳

曰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也服虔曰醢肉醬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

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

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

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

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

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鵙退蜚

公羊傳曰視之則六鵙之則鵙徐察之則退飛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鵙逢風却退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

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以求諸侯於楚

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

于孟杜預曰孟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

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

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

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楚人

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

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

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正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

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徐廣曰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楚成王以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

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

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八十四十四年

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

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

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

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

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

子杵臼是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

云此時未詳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徐廣

曰一無革字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鮑

不肯也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

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

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

戴莊桓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出逐也四年春鄭命楚

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

羊羹不及左傳曰御羊斟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

百乘文馬四百匹賈逵曰文狸文也王肅曰文馬畫馬也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

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

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

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

骨而炊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

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

不臣矣。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皇覽曰：華元冢在陳留小黃縣城北。誅唐山，乃立

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左傳曰：魚石犇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

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

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

三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母信

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

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

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五

年，孔子過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

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

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

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

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

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

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

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禘。秦徐廣曰：禘音端。即元公少子也。

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

悼公購由立。年表云：四十九年。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

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一云辟公兵。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年表云：剔成君也。剔成四

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犇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

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

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

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
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
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二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
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歸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其一揆也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
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襄公既敗於泓而

君子或以為多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傷中國闕禮義
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太史公紀事必微于六經論費多正于孔子儒者也揚子雲班孟堅皆非之似太色何本

史記三十八

史記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

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

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

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

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晉侯子

寧旅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

侯子宜曰是為靖侯靖侯以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

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

晉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年正者既在戴公而能至子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宋子云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詳與亦不類周世之

黃陶菴曰晉世家叙文公入立呂省卻芮作亂事繼以文公脩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因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未告急晉初

晉世家第九 邑姜武王后 齊太公女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

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也薄姬之夢龍擾之已子被皆此何以夢發于父且遷之安

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此一段寔補左氏所未及子推從亡在狐趙之列不應文公忘之文公方有事圖伯亦不宜忘其功使來者聞而解體也賞未及推者不獨內

外空忽亦以推功大宜受封邑未及區處耳如左氏所載則文公情憤甚矣安能圖伯晉勝楚于城濮歸而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狐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士勝為右吾用之

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十年代于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于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能成其眾也晉人師服曰賈逵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

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未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緡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于翼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郤為君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與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弒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

厚晉曰正美曰崇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欒賁代曲沃而立欒賓于翼之年晉九年正禮項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欒賁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子也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以勝然此一時
之說慢言萬
世之功奈何以
一時之利而
加萬世功乎
費則先萬
世之利戰則
微一時之功
此文公之所
以止于伯欽
不然雖為西
伯可也戰則
微一時之功
費則先萬
世之利此文
公之所以終
能伯欽不然

雖為宋襄可
也
晉悼公問治國
於師曠師曠
曰惟仁者我為
本仁義二字
自孔子孟而外
人能道而曠
一瞽矇發之
大哉言乎太
史公書之亦
是持筆

厚齊引左傳正
義曰案傳申生
之母本是武公
之妾武公末年
齊桓始立不得
為齊桓也號射
惠公之舅狐偃文

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

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

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

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弒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

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

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

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

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

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

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

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殽攻

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

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蔿說公賈逵曰士蔿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

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

羣公子既亡奔號號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號士蔿曰

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

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

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

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

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

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

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

又曲沃得
而晉弱本
支之感哀
也

又武公得
國紀年卒
又紀年

又云詩正
義曰案左
傳士蔿使
羣公子盡
殺於城聚
而處之則
城聚以地
羣公子非
晉都也言
命聚曰絳
非也

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

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二軍

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

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

公作二軍

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

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

必曰男二母不得
必姊妹也皆選
之妾

也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太子不
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將下軍先謂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于

此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
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太子不從下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下

偃晉掌下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滿魏喻巍巍高大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服虔曰以魏賞畢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令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

有眾杜預曰以魏從萬有眾多之象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
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為其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

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里克諫獻公
賈逵曰里克晉卿里季也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厨膳飲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杜預曰宣號令君與

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將軍所制稟
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

師是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為師必不威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

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
立服虔曰不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聚之

衣偏異色駸不純聚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
里克謝病不從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

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
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

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夏陽虢邑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獻公私
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

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

莫深之於

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

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

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

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

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

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宦名驪

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日暮

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

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

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

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

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

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

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

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

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

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

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

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

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

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

垣宦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袪袪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

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

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

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季之子也為

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號是滅何愛于虞

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

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

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襲滅虞虜虞

公并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

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歲戲喻荀息之年老也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

屈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

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疆吾君

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

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

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

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

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

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

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

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

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

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

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

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

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

也

秦疆吾君也

不可為也

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珪

其苟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

驪戎卜曰齒牙為禍

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覺拆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為害也

及破驪戎獲驪姬

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

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

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

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

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

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

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

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于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

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

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

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

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

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

賈逵曰周卿士

會齊秦大夫共禮晉

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良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

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

服虔曰奚齊悼子苟息也

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

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

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

子申生

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

秋狐突之下國

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遇

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

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

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

帝

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

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

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

左傳曰七日

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

杜預曰將因巫以見

許之遂不見

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

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

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

見乃謠

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邲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路也若重

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邲鄭賣我於秦遂殺邲鄭及里克邲

鄭之黨七輿大夫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邲鄭子豹奔秦言伐晉

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

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公為王卿士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

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

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邲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

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

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

疑而謀之虢射曰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

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

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

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曰深尤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

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

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丕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

右服虔曰三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繫不

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

梁繇靡御虢射為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

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

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

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馬翊臨晉縣

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

應

稷十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聞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
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
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
舍晉惠公餽之七年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
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
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
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圉人掌
養馬臣之賤者
不聘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壑也民力罷怨其眾數相驚
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
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
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
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之心子亡矣

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
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
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
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
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
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為內應殺懷公
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
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
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
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
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
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遂斬其衣袪重耳

重耳云武公即位
位追教于父大
父悼公即位亦
追教于父大父
故父公三子愛
秦獻公之子因
以為重耳法

重耳起

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

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

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

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

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

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

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與以

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

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

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

年吾冢上栢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

文公不禮去過五鹿

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飢而從野人乞食

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

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

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

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

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

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

勸重耳趣行

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

徐廣曰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

不能去齊女曰

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

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

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

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

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

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

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

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卽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遜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

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

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

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

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胥臣曰季也曰其國且伐

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

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

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

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

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

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

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不

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

出也紀年入而

得位紀年因
為章海晉人
多附志與惠
公立國人不
附相應

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予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辟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也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壬寅重耳入於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二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

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

詳介推

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
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

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
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

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怜之乃懸書
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

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
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賈逵曰綿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

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
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

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
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

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二賞之後故且及于晉人聞入皆說二
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

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
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温入襄王於周四月

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未贈馬之施狐偃曰

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
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

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

戎魏犇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泌

水縣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
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

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

牛服虔曰衛地也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二月丙午晉師

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

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

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

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

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

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

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

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二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

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先軫

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

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今必戰既戰而

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許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

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

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

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巳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

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榮陽卷縣也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

為之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

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

為伯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柅

鬯一卣珪瓚賈逵曰柅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鬯虎賁三百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三

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首至地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

鄭夾滌曰

于時去文

世而誤以

文侯為重

耳

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丕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昭登於上布聞在

下馬融曰昭明也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恤朕身繼

予一人永其在位張安國曰當憂念我身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

盟諸侯於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

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

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

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

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

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

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

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于温欲

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壬申

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

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

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

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

六軍故謂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七年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

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

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

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

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

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

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

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日記禮所由變也

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

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

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

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

二君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

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曰班次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

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

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

殺陽處父案左傳曰此時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

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

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今君卒言猶在耳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

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于扈

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

徐廣曰年表曰北徵也

六年秦

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

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

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

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雕墻

賈逵曰彫

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逃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

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

靈公怒殺

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

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

賈逵曰鉏麇晉

力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

死

杜預曰趙盾庭樹也

初盾嘗田首山

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

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昧明也

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

服虔曰宦宦學仕也

未知母之存不願遺

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

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昧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

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

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

何休曰犬四尺曰敖

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

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

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

下餓人問其名弗告

服虔曰不望報

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

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

虞翻曰園名也

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

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

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

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杜預曰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屈也惜也出疆

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

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

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

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

王爭疆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

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

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

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

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

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

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

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眾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

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

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

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

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

時楚莊王疆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

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楊給為救宋服虔曰解

楊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楊給許之卒致晉

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楊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

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蹇

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

也 控商夏之盛衰

銘按左氏乃范文子

安有以一敗而遂同奉王稱晉不敢萌是心齊亦不至是誤也應誤銘

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為卿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北

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曰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

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

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

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

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

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

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

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

之賈逵曰三郤郤鉤郤犇郤至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

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

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

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

微与老氏傳不同此略也左氏云趙武當于公宮与趙本紀亦相同

鄆徐廣曰鄆服虔曰鄆陵鄭一作焉陵之東南地也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

反其待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

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

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

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

楚楚來詐厲公曰鄆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

國不俱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

之周虞翻曰周京師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

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

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子杜預曰公

反以為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

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

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

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

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

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

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

人迎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

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

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

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

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

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

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母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

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助

寡人於是遂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

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何用者祁僎舉

解狐解狐僎之仇復問舉其子祁牛君子曰祁僎可謂不黨矣外

舉不避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行陳也魏絳戮

其僕賈逵曰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

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丘五同盟於戲六會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我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

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械林而去

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

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齊師敗走晏嬰

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

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

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

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

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作盈

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

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

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

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

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

年卒六卿強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

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

盛衰也

韓魏趙

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
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
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
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
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
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
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欒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
仇乃移兵伐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
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
行氏二子奔齊二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
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
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歆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弑
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騫爲平公二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

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

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
十八年或云二十年

智伯與趙韓魏共

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

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

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

徐廣曰世本作桓
子雍注云戴子

戴子生忌忌

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

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地最疆哀

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

卒子幽公桺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

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

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

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

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

雲川云范中行
併于四卿知伯
最疆而三卿
共滅之六卿
如末也

震川云標齊威王元年見亂臣不謀而同惡乃天道人事極也

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史記二十九終

齊川地鳳苞氏雷庭南

史記四十

齊川地鳳苞氏雷庭南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數千年間迭至霸王犬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腋下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安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繫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副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其長一曰昆吾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已姓封昆吾世本日昆吾者衛是也二曰參胡世本日參胡者

三曰彭祖虞翻曰名翦為彭姓封於太彭世本日彭祖者彭城是也四曰會人世本日會人者鄭是也五曰曹姓世本日曹姓者

黃陶菴曰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集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王莊左抱鄣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

厚齊司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諫

鳥也莊王曰三年不飛

不鳴將驚人舉退矣

吾知之矣居

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

乃入諫王曰

若不聞令乎

對曰殺身以

明君足願也

于是乃罷

淫泉聽政

所誅者數百

人所進者數

百人任伍舉

蘇從以政國

人大悅接楚

王之淫樂不

聽政乃術也

陰以此別其

臣下從吾于

樂又從而詔

諛之者不肯

人也苦口力

諫者賢臣也

政所誅者皆

曰曹姓者六曰季連羊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

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

附沮孫檢曰一作祖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

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

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

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

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

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為後

熊揚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

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杜預曰庸今上庸縣至于鄂熊

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

也中子紅為鄂王九州記曰鄂今武昌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廣曰即渠之

母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

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

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

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建寧郡

南有下夷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

二年熊徇卒子熊罾立熊罾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

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

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徐廣曰駒音舜是為

蚡冒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

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

世家又云帝嘗誅

其弟吳同

復居火正

為祝融鄭

語以八姓

為黎後者

以吳回繫

黎之後復

居黎職故

本之黎也

左傳少皞

氏有子曰

重嶺項氏

有子曰黎

史記以重

黎為一人

黎之言以

又言以吳

黎為重黎

皆誤

世家又

世家又

世家又

世家又

阿封墨亦然
余故謂殷高

宗之三年不
言與楚莊之

三年不聽政
其所擇王霸

之術不同而
其用意相似

不壯此三年
之久以亡國

有餘矣
同為人子也

伍胥走以報
父讎伍尚死

以殉之同為
人臣也鄧公

弟欲殺昭王
以報父讎鄧

公以身事之
同為人友也

專諸刺王僚
以成伍胥之

楚申包胥哭
秦以攻之包

胥吾無議矣
尚正也晉權

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

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

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隨曰我無罪

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

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

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

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

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

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王

王熊賁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

許也服虔曰鄧曼姓六年代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疆陵江漢間小

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代鄧滅之

十三年卒子熊羆立史記音隱云羆古艱字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

云蚡目是

死不得

自立為王

為楚武王

自立為王

古文簡故

連屬之如

管蔡世家

楚公子圍

其君鄭

而自立為

靈王衛世

家楚公子

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名

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壞填壓不得發也

子文

子文

子文

子文

子文

子文

子文

子文

子文

子文

子文

兄而甚焉者
也無為戎首
固不已多乎
奈何其以身
事乎也右
專諸者少人
之雄刺客之
靡好勇而
不知義者
也

楚王却敖名
員子胥亦
名員却敖
之後為靈玉
靈玉之後為
平王子胥平
王時人相去
不遠而犯却
敖名何也如
以楚變無
諱則前此音
靖侯名宜奮
而周平王亦
名宜奮是君
同臣名也穆
王名滿王孫
滿亦名滿是
臣同君名也
豈世次稍遠
便不復諱
耶

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

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孫能擊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

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

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

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

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

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紂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蠶

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忍為不義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

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

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

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弒君曰能冬十月商

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其久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

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

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阜

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盧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

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

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其意

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則

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

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

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

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

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于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

厚齊安室
莊王時有
學人伍舉
其子伍舉
在康王時
康王莊王
之孫呂氏
春秋審適
王立三年
不聽而好
譏成公賈
入諫曰願
與君王親
新序云
慶然則非
伍舉也

也楚王問鼎大小輕重杜預曰示欲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

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百

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

祀六百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

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郊廓杜預曰郊廓今

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廓杜預曰盧江六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子越人或讒

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舒縣東有舒城也十

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

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

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

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

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

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

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

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

伯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

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

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

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

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

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

五年卒子貞立是為郊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替棄

疾郊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

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巳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

王子郊謂之郊敖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問來赴者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子

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

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

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

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

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上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

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

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

姓幽王為太室之盟我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

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

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弑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

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貞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於是靈王使棄

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

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

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

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

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對曰其子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葦露藍萑徐廣曰葦一作暴駟案服虔曰葦露柴車素木輅也藍萑言衣敝壞其萑藍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

跋水行 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其王事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

舅也服虔曰齊呂及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

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

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

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

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韋昭曰二國楚別都也潁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賦

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十二

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于申僂越

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

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

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于鄧杜預曰潁川鄧陵縣西有鄧城遂

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

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

後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

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

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聽國人欲為誰王曰眾

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

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入于

鄆服虔曰鄆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

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韋昭曰今謂曰為我之中消謂曰為我

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饜王從王者罪及

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

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

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臺之宮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

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爲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予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卽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躡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爲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初其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巴姬共王妾埋璧於室內召

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

服虔曰兩足各跨壁一邊杜預曰過其上

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

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歷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

靈王及身而弒子比爲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

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

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

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

何爲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服虔曰言無黨

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

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

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

有人無主二也

杜預曰雖有賢

人當須內主爲應

有主無謀二也

杜預曰謀策謀也

有謀而無民四也

杜預曰民衆也

有民而無德

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

子比在晉十二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

人矣

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

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

杜預曰無親族在楚

無覺而動可謂

無謀矣

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

爲驕終世可謂無民矣

杜預曰終身驕客在於晉是無民

亡無

愛徵可謂無德矣

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

王虐而不忌

杜預曰靈王暴虐所畏忌將自亡

子比涉五難

以試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逞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

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

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

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四姓

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皆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

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

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

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無忌又曰

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

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

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

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乃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

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四年吳三

黃陶

此云物此一條如黃陶者曰四字
昭王十年二公子
之六
世
事
禮義豈
也哉止

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

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乃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

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爲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夔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

公子

昭王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

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

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

乎郎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都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地理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

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

杜預曰雲在楚上唯楚見之

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

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

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

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

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

而河

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

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

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

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

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

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

閉塗

徐廣曰一作壁

迎越女之子章立之

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

是為惠王然後罷兵

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

大夫號曰白公

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郢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襄信縣西南有白亭白公好兵

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

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

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

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

惠王置之高府

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

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

王夫人宮

服虔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

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

王之徒與其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

徐廣曰惠王之十年

滅陳而縣

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

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

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

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

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

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

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

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

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

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滅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

為扞關以距之

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

十年魏取我魯陽

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

十二年肅

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

秦始復強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強三十年秦封衛鞅於

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

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

州

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

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

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

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潛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

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曰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卽以歸報懷

高林云此兩國卽謂秦齊宋隱以爲韓魏非也

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

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

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銚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后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

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樛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樛里子必言秦

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

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二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一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

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

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

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

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

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

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

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

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驪也太

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

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

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驪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

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

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

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

何絕秦之驪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

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

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畱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

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

許秦秦因畱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

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

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
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畱太子以求楚之淮北
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
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
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
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
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
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

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駟案地理志弘農有析縣

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

徐廣曰年表云

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
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
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
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
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
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
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其秋復與
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
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

徐廣曰呂靜曰鷺野鳥也音龍

小矢之發也

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
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
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
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

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
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
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
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邲
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徐廣曰精紫也音爭蘭一作簡飲馬西河定魏大梁
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徐廣曰以石傳
戈繳曰落射囑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蜀一作獨還音宜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
縣有長城東至海也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徐廣曰在清河夜加卽墨顧據千道則長城之
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犴徐廣曰音翅一
音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
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
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愛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

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
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鄢塞徐廣曰或以為真今江夏一作甌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
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
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
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犴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
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
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
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
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
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
王赧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
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其主臣其君大國不親以

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
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
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
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
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
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
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
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
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政之臣發號
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亡弑
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辭之夫虎
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

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
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
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
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

陵

徐廣曰屬江夏

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

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

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
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
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
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
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
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
徐廣曰南郡有
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

州陵

年至新中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鉅陽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

申君弔祠於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

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

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

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

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

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太

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

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

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為秦郡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

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

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閻百詩云秦靈王
年王弟長安
君以反死王弟
呂政同母弟為
莊襄王親生
無疑是嬴氏
祀不特絕于宗
并支庶六斬楚
考烈王卒黃
敬子悍立十年
而同母弟猶立
同母弟猶立
烈王親生子無
疑是半氏之
祀絕而幸復
續何本

史記四十

世世不與秦為仇

氏書



